



民俗采风

村名就是一台戏

王锦远

村名就是一台戏。历史风云、社会百态、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可谓应有尽有，万象包罗。

老人仓

看到这个村名的第一眼，很多朋友可能会迷惑不解，莫非是收容老人的仓库？《牟平地名志》（以下简称地名志）给出了答案：老人仓库位于大窑乡驻地西，荣（成）烟台（台）公路南侧，沁水河东岸。

据传，元朝时在此地建一仓库，由一老人看守，建村时遂得名老人仓。

神童

难道这个村曾出过或量产神童？非也。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此村名与一猴子有关。

《地名志》载：神童村位于龙泉乡驻地，汉河东岸，地处山丘，据传明万历年间建村。彼时村附近有一松崖庙，庙内僧人杀死一只猴子，将头扔于此地，邻村人疑是神头，故建村时取名为神头，后演变为神童。原来，神童来自于猴头。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一个事实——万历年间这里曾有猴子出没，只是我们不明白，四百多年后，这里的猴子哪儿去了？

大宅、小宅

这两个村名容易理解。宅，即房屋，小宅是小屋，大宅是大屋。村名容易理解，可是让人不容易理解的是，如今大宅村已不在，而小宅村却岿然屹立。这又是为何？

我们还得重翻《地名志》。大宅、小宅村位于玉林店乡驻地北，牟（平）水（道）公路东侧，沁水河西岸，地处丘陵。据传清初张姓来此建村，有一地主为炫耀自己，贬低长工，把自己住处称为大宅，把长工居住地称为小宅。大宅小宅因此得名。

按惯常的剧本，大宅应比小宅更有生命力，可遗憾的是，如今大宅已难寻踪影，村名也随沁水而逝，而小宅反而生命力旺盛，鼎盛时人口达800余人。倘若张姓地主九泉有知，岂不要气爆了肚子。

王从曲

顾名思义，王和曲是该村两姓氏，是因曲姓实力雄厚或人多势众，故王姓屈从于曲姓，也就有了这样一个令人颇不舒服的村名？可事实又一次颠覆了我们的认知。

《地名志》载：王从曲村位于武宁乡驻地南，鱼鸟河西岸，双山东北侧，地处半丘半泊。据《牟平县志》载：明洪武年间，曲姓由黄县迁此建村。据传，古时村西山上有两匹小金马和两条大蛇，大

蛇经常跑到小金马的槽中喝水，小金马不快，大蛇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价，自称为王虫。王虫与王从谐音，故有了王从曲之名。显然曲姓村民认为王虫之名俗而不雅，故将王虫改名为王从，于是，不知底细的外人，也便有了王姓屈从于曲姓的误解。

只是我们仍不明白，曲姓先民为何对虫情有独钟？为何不取名为金马曲或金驹曲？

金鸡庄

王从曲村舍金取虫，而有的村则反其道而行之，牢牢地把金抓在手中，这个村就是金鸡庄。

《地名志》载：金鸡庄位于观水镇驻地东南，摇树顶北，路顶南，地处山丘。据传，古时曾在此地飞起一金鸡，建村即命名为金鸡庄。有道是，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或许是村南的摇树顶引来了金鸡飞。只是不知这摇树顶上栽的是什么树？该不会是梧桐树吧？

东半城

一个村子怎敢自信爆棚到以城为名？

《地名志》载：东半城位于观水镇驻地西约5公里处，夹河东岸。据《牟平县志》载：隋朝筑城甫半而国变，工程未完，故名半城。明末于姓由文登大水泊迁此建村，得名半城。后因村西、村北各建一村，并以其所在半城的方位命名，故此村更名为东半城。

隋朝为何在此建城？城名为何？是县城还是王城？为何接替于隋的唐不在此续建？这些问题，现已无法考证，我们所知的是，此地似乎确为风水宝地，有三村先后在此建村，分别为东半城、西半城和后半城。

鲁魏庄

东西半城等村自信或自大到以城为名，而比半城更自信或更牛的则是鲁魏庄，以两个国家为名。不会是鲁国和魏国的遗民隐身于此吧？

《地名志》载：鲁家庄位于刘家夼乡南部，烟台顶东山脚下，牟（平）乳（山）公路西，地处山丘。据传明末鲁姓迁此建村，取名鲁家庄。而魏家庄也位于刘家夼乡南部，旗顶山南麓，牟（平）乳（山）公路西。据传，明初魏姓由云南迁此建村，得名魏家庄。1959年鲁家庄与魏家庄联合成立鲁魏庄联村大队。延续至今，遂名为鲁魏庄。

原来鲁、魏乃姓氏，没有鲁国、魏国什么事。

保灵口

这恐怕是最令人匪夷所思的一个村名。保灵，保谁的灵？谁

来保灵？灵口又是什么？莫非此村有什么灵异之事？

《地名志》为我们解开了个中秘密。保灵口位于靖山西北，烟台（台）桃（村）公路西侧，地处山区。据传清末，于姓由大泮口迁此落户，不久朱堪堡村有人发灵（灵柩），于路口“滚灵”，遂有人去“保灵”，建村后得名保灵口。原来是有灵车经过此地一山口，灵柩因故滚落于地，有村人前去帮忙，将灵柩抬回车上，灵车继续前行，而保灵二字则留在了该村。

原来是因民风淳朴而得名。

八甲

一看到这个名字，很多朋友会想当然地想到万恶的旧社会，认为这肯定与封建社会实行的保甲制度有关，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地名志》载：八甲村位于靖山西南，靖山水库南1公里处，烟台（台）桃（村）公路东侧，地处山丘。据传明朝中期建村，村东有一山岭直连银线口，向西连绵起伏有8个山顶，远远看去就像八个大大的猪头，故取名为八甲。

原来八甲是八头，与保甲制度八杆子也搭不上。据《地名志》载，牟平境内凡是带有甲字的村庄，皆与保甲制度无关。

八犊（音dú）夼

这是最令人神往的一个村子。有八个山头长得像八头活泼可爱的小牛犊；或者曾有八个小小牛犊流落于此？

《地名志》载：八犊夼村位于王格庄乡驻地西，老虎洞山东，地处山丘。据传，此地原属王格庄村王姓所有，清初一李姓老人带领3个儿子来此居住，不久与王姓发生纠纷，王姓被打败，被迫将土地割给李姓一部分，得名霸斗夼，后演变为八犊夼。也有一说村里一特（母牛，音bó）牛，一晌午接连产下8头小牛犊，因而得名。我认为后一说更靠谱。村名演变为“霸”演变为“八”似乎尚有几分道理，而“斗”演变为“犊”，则违背事物发展的逻辑。正常情况下，一头母牛一胎只能产一子，而一牛一胎产八子，即便是在科技发达的今天，也算是一个十分罕见的奇迹了。因此为了纪念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再加村子地处山夼之中，故取名为八犊夼应在情理之中。

笔者早年曾到过该村。小村坐落于一山坳之中，周围千山竞秀，万木争春。更有梯田层层，溪水淙淙，夕阳下，一头老牛带着几头初生牛犊徜徉在弯弯曲曲的小路上……

村名就是一台戏，这台戏不知启幕于何时，只知这台戏精彩纷呈，高潮迭起，且永不落幕。

乡村记忆

那年违了“老皇历”

李浩

正月初一的忌讳很多，比如忌讳挑水，说水漏了漏财，当然也不能往外泼水；忌讳扫地，说会扫走运气、破财，把“扫帚星”招来。这些老皇历代表着老辈人的美好祈愿，现代人角度看则有迷信色彩。

1979年的正月初一，赶巧我家把挑水泼水、扫地这些事都干了，让我妈好一个担心，可结果如何呢？且看下文——

记得那年刚敲过午夜的钟声，爸爸便领着6岁的我外出拜年了。按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有点好的，要留待春节一块儿吃。有句话说：“难过的日子好过的年”，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大队宰了猪和牛，每家都分了些肉，有的还杀鸡宰鹅，家家都蒸了大枣饽饽。这个日子，身着新衣的人们走到哪里都饿不着。凉菜是主人提前摆到炕桌上的，猪头肉、鸡冻、辣菜、白菜心拌海蜇，现成的，只等拜年的客人上门。拜年的人走到谁家，都要动动筷子，喝两盅，表示一下意思。

当时爸爸在市里一家工厂工作，在农村大家都高看他一眼。只要人家让，实在的爸爸就喝。从半夜到日头爬到一竿子高，我们拜了有20多家，我口袋里的压岁钱已有厚厚一沓，爸爸也哈得有几分醉意。

最后一户，爸爸又领我往二爷家走。二爷住在村西头，房子紧挨着一个废弃的砖窑，砖窑并未完全坍塌，聪明的小麻雀在砖缝里筑了窝。由于地势稍高，阳光充足，砖窑前面的那块空地积雪都化了，裸露出枯萎的黄草，麻雀们蹦蹦跳跳地在草间寻觅草籽。几只喜鹊也赶来赴宴。我注意到这些喜鹊个个都挺肥硕，黑色的羽背，有一绺闪着瓦蓝色光泽的羽毛，美丽又特别。二爷是孤寡老人，又是本家尊长，爸爸只要从市里回来，便来帮他干点七七八八的零活。二爷二婆热情地把我们招呼到炕上，爸爸一盅酒刚下了肚，突然，院子西南墙角堆的草垛蹿出了火苗，外面有小孩子放鞭炮闹祸了。

爸爸顾不上穿鞋，赤着脚便下了炕，用水桶从水缸里舀满水，提出去往草垛上浇。好在那天没风，加上草垛小，经过爸爸奋力扑救，火被扑灭了。水缸的水都用光了，临走，爸爸又拿起扁担，帮二爷把水缸挑满，这才回了家。

按照我们那里农村习俗，初一凌晨和上午磕头拜年是男人的事，女人一般不外出。初一下午，爸爸和我回家时，妈妈去了我大伯家拜年问好。没料到，就在妈妈出去这么一点点时间，我和妹妹也引出一场乱子。

我在院子里放炮仗，四岁的妹妹见了，哭着闹着也要放。她嫌外面冷，我只好拿出那种小花炮，递到妹妹手中。谁知她拿着害怕，慌乱中竟把它扔到了炕上，把炕单烧出个黑窟窿。我俩怕妈妈回来批评，又拾掇炕又打扫地，试图掩盖“罪证”。

我们的小动作当然被火眼金睛的妈妈识破了，她显然动了怒，把我和妹妹的屁股搬过来，用大姆指和食指当钳子，不偏不向，在我和妹妹的屁股上一人拧了两下。妈妈这种惩罚孩子的方法是得到了姥姥的真传，只不过，姥姥掐的是脸蛋，而到妈妈这里演变成屁股。妈妈一边拧，一边还愤愤地道：“两个小祖宗，我明明告诉你们，初一不能扫地，你们可倒好，一转眼就忘脖子后了。”

是的，腊月三十早上，妈妈给我们俩穿衣服时，就一再叮咛初一的那些禁忌。妈妈还吓唬道：“你们俩如果不听，到了瞎黑，老毛猴子一准会来叼你，到时妈妈可不管。”妈妈拧得不痛，我经受住了考验，但妹妹张开嘴，号啕大哭。晚上吃完饭，爸妈在灶间收拾，我听见妈妈忧心忡忡地说：“初一你给二爷挑水了，孩子又拿扫帚扫地，我这眼皮直跳，怕今年不会顺了呀。”爸爸安慰道：“大过年的，别瞎说，不信那些老皇历。”

春节很快过去，但这一年发生的事情，却完全出乎妈妈的意料。首先，作为焊工的爸爸被调到一个市里新成立的大型化工企业当了技术骨干。不久，厂里在职工家属中招收勤杂工，妈妈名正言顺地成了一名工人。由于爸妈都是国家正式职工，年底我们全家户口从农村迁到城市。一年中，完成了全家人的“三级跳”！

每每谈及此事，妈妈总是感慨万分：“过去的那些老皇历，确实不能再信了。”